少儀外傳

少儀外傳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末有雲谷胡巖起跋及其弟祖儉後序丹陽譚元猷嘗刻之於學官歲久散佚久無刊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尚端末完整無所訛缺今仍釐為二卷以還其舊其書為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為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甚富不專主於灑埽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呂本中舊有童蒙訓皆自為誥誡之語此書則採輯舊文體例近朱子小學小學盛行於世童蒙訓亦

有刊本而此本湮沒不彰蓋書之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是定優劣也永樂大典别載辨志錄二卷亦題吕祖謙撰其文全與此同蓋一書二名編纂者不出一手因而兩收今附著於此不復重錄其文亦不復别存其目焉

少儀外傳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呂祖謙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東萊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學問尋究者爲可畏耳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司馬文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案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乃指積久功深之時此卽以誦讀爲絕編於義未安蓋相沿之誤）迨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講誦者乃終身不忘矣（並童蒙訓）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難矣（並橫渠張氏語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范忠宣公言行錄）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温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爲孩童豈敢爲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

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為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明也了陳翁集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即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讀書不輟甚書不讀了萬一都廢且須自今重新勤苦下十

分工夫不可因循隱忍甘心作庸人過一生最是行義一事
不可放過正心修身念念須學前輩久久自然相應
大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
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士然則見賢廣者其德大見賢寡者其德小子貢問爲
仁而孔子答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然則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所以
利爲仁之器也然則見賢不可以已也只是所謂賢者大須
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
既能見賢又須要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
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不能尊是未之熟思若無志

於善則何所不可若必有志焉則於此不可苟也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爲榮者今人以爲恥如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爲學之要先要實頭不說大話須是自麤至細自微至顯但不可分麤細微顯爲兩事言忠信行篤敬言必信行必果最是初學要下工夫處作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作直是了當方可放下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殊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屑與人商搉不屑就人讀授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與其有終身之恥不若忍暫時之恥也又況從人讀授適足以爲榮

陳公瑩中其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晩年過揚州見滎陽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它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呂進伯爲河南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歟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

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愼旣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並呂舍人答人書

往聞滎陽公與楊道孚諸人書外封只押字書中禮數極簡張正素先生子厚於右丞從表兄也未嘗呼字滎陽公以爲禮此道也今亡矣楊應之兄弟平生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

大抵後生爲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

三百遍須令成誦不可一日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也並舍人雜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余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

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亦未之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嘗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慍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為愧乎范太史遺事

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舍人雜說

范太史年十五六時在成都玉泉宅居廳事之西閣晝夜觀書未嘗出戶唯是冬年節出拜尊長禮畢復入閣人不見其喜怒戲笑之容

范太史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范太史讀書必端坐斂容正書冊然後開未嘗靠側收足盛暑不袒裼祁寒不擁鑪書室中不設榻平生晝日不偃仰也

范太史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時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審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

慙沮而退子沖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文理乖繆李廌方叔爲范太史門賓與諸人同觀撫掌絶倒公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公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亟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中辭謝而去並范太史遺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遺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朱勃年十二常候援兄況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酒慰援曰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桓曄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受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並後漢書

魏董遇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

魏李秉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
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何從而至矣並三國志

太傅東海王鎭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
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
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
之世說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文檄自號楚王改年爲元光
備置百官以爲戲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
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
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張率作賦頌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

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卒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南史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廢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不勝楚痛因遂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爲棊日夜不息豈是向善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

後魏楊椿戒子孫曰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

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二聖問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淸徽堂預宴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並北史

韋昭博弈論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

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文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

曰吾少好學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成末技

姚崇遺令誡子孫曰比日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並舊唐書）

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飜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

孩誡哉斯語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明有才爲父所寵失于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及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

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
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
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
則易怨地親則易彌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故
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
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
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
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

疏而不能親也

人之事兄不可不同於事父何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犬鼠之所毁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値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

梁朝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有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亂離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邪

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

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

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竪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咏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夫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

非許慎習賦頌者信稽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徐邈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晉宋以來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譌字前上爲廾能旁作去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或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

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大抵服其爲書隱括其條例剖析窮根源鄭氏注書往往引以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古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適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席中加

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鼗頭生毀獵化爲𪃟音葛獸名出山海經竉變

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吾昔初看說文蚩薄

世字從正則懼入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爲是不得下筆也

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

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

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

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

失懵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

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行時復失所

近世有二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繪畫棊博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異端當精妙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王宣城所愛給一果下馬常

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並顏氏家訓

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得乎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

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並李文公集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如何古之人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身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人

矣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並胡氏知言）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呂氏師友雜志）

唐充之每稱前輩說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童蒙訓）

吳庠妻謝氏子貧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何忽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而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

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貧由是恐懼謹
默
崇寧中叔巽來省滎陽于待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
召飯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此之薄何必赴叔
巽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舍人雜錄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才涉詐僞後來忘了
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後說無異同賢便不
說劉安世元來只是脫空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
輕也
杜祁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

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語錄

文正范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爲幃幔之物邪吾家素淸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遺事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在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亦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能隨遇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

桓譚謂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循

覆車之轍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記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此道集並晁以

王吉為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王吉傳

韓魏公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又曰人情微處須深體之若直用己以處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則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以上並韓魏公語錄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

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隱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好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韓魏公在北門一屬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之公曰某人但任術所爲大不敦篤大中其弊

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能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韓魏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

韓魏公言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默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而復爲善終亦不言以上並魏公別錄

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夫謹家諜案諜牒古字通用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祀祖之所託故以子孫不絕爲

董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歳輯寖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隳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歳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不謹祖先文字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祀之其可得乎（韓魏公文集）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猶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之尊嚴故自輕其道

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歐陽文忠集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司馬溫公答劉蒙書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誡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 並司馬温公文集

人之愛其子者或多曰兒幼未有知爾俟其長而敎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縱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 司馬温公家訓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餘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德樂文仲說鄒浩學士一事亦好嘗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端正則心自正矣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

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自持更有甚工夫到此人於外物
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
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並陳氏遺書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傳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
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
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
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
乃中道也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初以陰柔在旅
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
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

辱取災咎也

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陳氏經解

嘉祐初正獻公會諸壻於東園時韓師朴王正國新登第皆惠穆壻也中休林園閑坐正國唱自作小詞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否師朴正色曰豈有此事正獻公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肉自怕腹中書兩句於子舍之屏風惠穆公赴人飲食之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

至吾不忍也並呂氏家塾廣記

凡作書啟先記彼人父祖名諱於几案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此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世之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爲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宴會之不可以已也聘義曰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言

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未萌而使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字者朋之稱也嘗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觀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不跪並酬酢事變

劉器之待制云某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孟子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與皆是有箇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說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爲有已

又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

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爲甚恁地並上蔡謝氏語錄

愚柔之質質之不美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

不仁甚矣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　呂芸閣中庸解
劉道原之子羲仲本佳近亦變壞揚子雲稱言心聲書心畫羲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明類此某每於書畫之間可得其人之大半　劉元城語錄
温公曰凡觀書當先考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今喜以且爲言　案以且爲言者如姑且權且之類　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並晁以道集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

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緣它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爲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

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
可謂大丈夫矣
楊訓同黎才翁侍坐胡文定先生目黎曰爲士人當只知窮
經問學不須及他事如前賢所言誰又罵詈自家誰又道甚
言語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用理會只了得與人閑爭也孟
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此物奚宜至哉萬一自家
都是亦只得如此待人況罵詈長官親聞乃坐若聽人傳言
是來讒賊之口更有何窮已
楊訓問胡文定先生避敵諸事如意否先生曰不惟避敵應
人切不得望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
事足意便恰有不好事出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爾汝者是相爾汝之小恩愛否曰須是壁立萬仞一介不以取諸人方能如此孟子自有此氣象故說出此等話如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我所不爲皆古之制一聞可使寡人得見之語便更不見大凡事不可放過便受爾汝並胡氏傳家錄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敘後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

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敘次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鉗椎方能有成也 呂氏師友雜志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親之常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亦不用

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懶惰自棄其身哉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春秋以後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如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

趙襄子言君所以能置無恤爲能忍詬也如忍詬之道微此數人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稱伊尹强力忍詬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旣不厚而輕用其身皆不知忍詬之道也

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戰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范宣子產之言皆切論也

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舍於京城外華嚴寺俟命者月餘陳無己師道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問皆就華嚴見公亦爲公留月餘執事左右如親子弟晨夕皆省揖於寢門之外後人能如此尊事前輩者蓋少矣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並合人雜錄

有人問祁寬曰尹和靖先生尋常說今日政事向背當如何寬曰不曾說渠曰賢曾問否寬曰不曾問曰何故不問寬曰

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安敢問也渠云孔孟何故說寬曰孔孟亦不曾說渠引孔孟之言寬曰孔孟在其位爲司寇齊卿時說底至於答一時君臣問政皆時君大臣問政不得不告也觀孔孟說底危行言孫及不謀其政氣象方其閒處必不說也曰如此則先王之學焉用寬曰吾每教人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必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其論政亦大矣奚必指時事而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也一日舉示先生先生曰甚善甚善祁居之尹和靖語錄

古之號爲賢士大夫者必謹乎禮必重乎義必從其厚必本其誠者也嗟今之世則異夫是取其便俗于禮不暇謹志急乎利于義不知重澆薄相師於厚不復從貌諛爲敬於誠不

必本禮也者貴有別也親戚講拜之禮所以明尊卑長幼之異豈惟親戚凡居父祖之埶亦當受子孫致敬今旣論親矣至于致敬則類多交拜尊卑長幼甚矣其無別吉凶禮制人倫所甚重也不宜廢棄今期功至親或以在遠而哀遂不舉或因小隙而不通慰問或乘親喪而殺禮納室或居夫服而暗受聘定憂制在身雖拘法弗仕而不妨公肆宴樂婦女衣裝當其無戚或去華彩迨夫居憂翻忌純素吉凶之禮又如是而廢棄若乃偏親在上子孫或私分產業而弗念奉養有闕尊長病未及絕肉未及寒卑幼有發篋盜匿而弗暇銜哀茹苦骨肉弗睦則絕不往來騰謗揚惡而不少隱及其歡和則尊卑無間必褻狎喧譁而不相避家至豐裕視親戚孤貧

而鮮肯賑恤財雖吝嗇施緇黄則甚所甘心自山水之說熾
子孫多稽留襄奉廣營宅兆而專希己福自科舉之法壞舉
子苟幸中選匿服冒戸而弗顧典憲婚姻之家嫌隙已成則
逐婦奪女論勢而弗論義交承之間前政不肯遺後政之利
後政或多毀前政之短相忌而不相睦學者自非欲得時文
速化之術則莫肯從師不知古人從師本以傳授博約爲事
師者自非得其厚貲則弗肯售其時文速化之術不知古人
爲師本只以教育成才爲樂公舉之法久成私恩或徇權要
囑託或喜阿諛巧佞或迫親故干懇或與他人互易其最下
者乃受賂遺而不恥而見舉之士或修文贄爲勤或借勢力
爲援或諷士民稱述行績以取信於上或恃親舊稔熟而深

切責望其最甚者操持長短而爲脅取之計紛紛干求靡所不至其有專修職業而待知己必擇所知而自薦者鮮矣附炎之態則迎意曲合冀蒙親悅逆勢去無望則罷蹤絕跡視猶路人若乃介潔剛方人惡其不入衆以禮自持人笑其徒自苦志大慮遠者例目爲狂妄安分守義者悉指謂無能徇人情而多可乃得賢者之稱假公帑以妄施必有美政之譽官職以本實之稱爲簡慢而例從過呼書尺以諂諛不情爲恭敬而紛紜多幅親戚往來通問未免頌德之言交遊品位微差不復相稱以字以丈相呼輩行莫辨以台相謂貴賤無殊口誦詩書者或行同於市井談論公正者或密趨於偏曲毀譽他人者名徇愛憎而不必有實過尤在身者必加文飾

而誰肯服理其游學肄業者不思勉已而常冀異恩其居官任事者績考未立而已希賞典躁進者以交結為必致之資貪墨者恃行賂為救解之術富貴遂意則無復存功業之心官年踰格則鮮肯循告老之制見利必圖其所以得臨難必規其所以避父訓其子兄勉其弟交遊之議論同僚之聚話罔不在玆苟可得進身益家弗恤害人蠹國士風之虧禮違義從薄尚偽者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趨正哉宜乎欺詐攘竊放僻邪侈冒犯法令爭訟繁多而莫能禁止也吾每覽簡牘所記夷考先賢言行無非禮義為歸及觀前輩書尺率皆語簡意盡於交朋則忠告無諂於卑幼則訓誨必嚴其輕重高下必務得體其敦篤情實自然可慕後進晚生目熟世俗之

事耳熟世俗之談恬安所爲未嘗疑怪則是陷溺其心然也

夫人時愈深則失正愈遠聞吾說者亦可以自警也何德將歎習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温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

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鄭氏勤學

龜山楊先生見予作許少伊哀詞云文字間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體似乎哀詞前輩於前後輩之際甚嚴又云有美一人兮豐下而多髯此語固可見其儀形然責詹直詩玉堂若要眞學士須用儋州禿鬢翁此近乎不敬不可學也聞之使人心服陳齊之雜錄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並高登彥先修學門庭

少儀外傳卷上

少儀外傳卷下

吾黨訓子弟當先趨向如義利之間內外之分不可不辨夫不使先求在我者而遽使之求在外者豈賢父兄所以養子弟者哉陸子壽書

持身以淸潔處心以公平勿使婦人預外事擇師教子學未成勿使應科舉處庠序衣服器用皆出中制稱家有無濟鄉孤貧謹慶弔之禮無蓄異物珍寶美妾少僕接賓客以和睦待奴婢以寬恕治家十事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

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新序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說苑

丙吉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前漢書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倨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

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朱據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車馬雲集賓客盈堂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人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卞蘭苦酒消渴時魏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

色而蘭終不服並三國志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旣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談桓常侍桓彝也深公是僧法深也　案世說作不宜說之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嘗與曹夫人倂擋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緯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

處中納是吐誠悔非雖實不敏
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並世說

梁賀琛奏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 案賀琛傳作積果如山岳 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舞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爲勸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 梁書 案梁書原本誤作南史南史琛傳無此文今改正又此條之末原本有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强而爲之

本節錄琛奏非其原文抄錄之時偶削除不盡誤及旁文耳二十二字其語雖亦見於琛傳而與此條文不相屬蓋此條今亦删去

魏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常對道武舒放不肅咳唾任情道武積其宿過遂誅之北史

顧愷之嘗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南史

齊文宣帝怒臨漳令嵇曅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鄭頤私謂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昕方搖膝吟詠遂斬於

前殿

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考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疎元海和士開復譖元海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出爲兗州刺史並北史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而朝士持兩端者曰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劉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飲慕李

藩名强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詼言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並舊唐書

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寛猛亦猶國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也世間名士但務寛仁至於飲食饟饋童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撤屋爲薪畧盡聞之嚬蹙卒無一言

昔劉文饒不忍駡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旁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耶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偶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過速乎風霆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

裝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厲

吾家巫覡禱請絶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眞草書跡江南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編齋書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冑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工書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

治家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别也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

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干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覬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並顏氏家訓

張霸卒遺敕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 後漢書

正獻公平日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童蒙訓

嚴彭祖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而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漢書儒林傳

范子夷說仲尼聖人也纔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顏者遠矣而常歎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之孔顏僥倖甚矣舍人雜說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

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保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久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也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與家人待羣吏如待奴僕愛百姓如愛妻子處官事如處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

理哉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時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當官者弗辭迂謹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當以淸心省事爲本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當官處事務要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愼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愼智數周密不如省事

不易之道也

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愼不可不詳知也已上並童蒙訓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姓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龜山語錄

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

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功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上蔡謝氏語錄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恐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

雜說

蘇丞相子容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樵縣簿謂其子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紿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旣此婦死元孚大慙

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蘇氏談訓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舍人雜錄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嘗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書必白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

徐仲車先生嘗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並徐仲車語錄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

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涑水記聞）

范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畀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程氏遺書）

李公擇尚書家嘗置聲妓孫中丞莘老不以爲然滎陽公曰此莫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

云禿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褎衣士禿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尚關正叔既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正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正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並舍人雜記）

孔穎達疏曰讒言之起由數問小事於小人（孔穎達詩正義）

問荆公弗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令且弗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求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程氏遺書）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言居[illegible]愼弗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已立身之事耳（舍人雜說）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利得必以利殆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顏氏家訓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幼聞先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

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久近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

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汝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
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齎裝以迎矣令勢利
之徒於此豈不捨信誓知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予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淸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
食齕蔔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
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
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
郎妻首飾王聞之曰外郎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
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
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
盃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壹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

其由明年王賈皆遇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予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業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

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柳氏家訓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柳文與劉禹錫書

唐僕射柳仲郢鎮鄆城有婢失意於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案蓋巨源原本作藍巨源今考北夢瑣言及李昉太平廣記所載均作蓋巨源今考正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居苦竹溪女儈以婢導於巨源備賞技巧他日巨源窺

臕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婢就宅盡於東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促令輿還女儈家翌日而廖詰其所苦青衣曰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清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孔戡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韓文

有貨玉帶者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王文正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閨內易之不敢令公見焉（並名臣遺事）

范文正公與朱氏姪書曰汝守官處事小心不得欺與同官和睦盡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范文正公文）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

炷焚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歸田錄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宫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啟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

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庚寅
遣還鎭司馬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頭離也不可跬步
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
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
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
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
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
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
悉撲殺之並通鑑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

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久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人以禮使知父子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知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實欲使相爲依庇以扞外患也

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慈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故世之人

欲愛其身而棄其宗烏在其能愛身也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所厚薄也漢世諺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十數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以歲時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

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以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嚮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絶不知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資財其人復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鬭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呈訴於府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可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死於道路

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滿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並溫公家訓

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其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賣鹽勸誘百姓爲名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

一幅相戒如夏日取罪人早間在東廊晚間在西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此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人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童蒙訓

步騭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

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三國志

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晈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晈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南史

李翛尹京兆莊憲太后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靈駕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翛以爲勞不聽使鑿執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轀輬僅免徹門乃得行翛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官唐書

王罷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罷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罷曰

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北史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枉驛務亦無違法與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簿籍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愼如此

峭直深刻之人明習法令所以檢護其身可使無過此其所長然卒用其所長以把持窺刺爲心一一聽之使人褊迫不容苟善其刻而用其深則必置人主於有過之地士有負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於愷悌不肯欺負人主以賊其民與彼刻深之人相去萬萬豈可以有瑕之玉而置於碔砆之下乎

取人於上者將何擇哉陳了翁集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舍人雜錄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爲不德甚者遂至結爲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爲附至及人託於某處聞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面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

注目偷視若促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
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
某所惠書云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說事無大小
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
案上及書櫥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册子錢穀文簿若
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
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
須愛護過於已物看用才畢便卽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
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
自愛惜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
也凡飲食蒸餅去縁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

爲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凡與人同坐夏則已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范益謙自戒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事連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原牒繳進無一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賛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入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者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

此大變故猶守舊聞此等輩眞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陳齊之雜錄）

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禮請謁非吾教也（顏氏家訓）

黃髮之人五臟氣虛精神耗竭若稍失節宜即動成危瘵蓋老人勸惰不能自調在人資養以延遐算爲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溫審其饘藥依四時攝養之方順五行休王之氣恭恪奉親愼無懈怠

春屬木主發生春肝氣王肝屬木其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春時陽

氣初升萬物萌發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患發舉又復經冬已來擁爐熏衾啗炙飲熱至春成積多所發泄致體熱頭昏膈壅涎嗽四肢勞倦腰脚不任皆天所發之疾也常宜體候若稍覺微疾不可便行疏利恐傷臟腑別生餘疾若別無疾狀或只選食治方中稍凉利飲食調停與進不須服藥常擇和暖日引侍尊親於園亭樓閣虛敞之處使放意登眺用攄滯懷以暢生氣時尋花木遊賞以快其意不令孤坐獨眠自生鬱悶春時若親朋請召老人意欲從歡任自遨遊常令的親侍從惟酒不可過飲春時人家多造冷饌米食等不令相與如水團糉粘冷肥膩之物多傷脾胃難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承春

時遇天氣頓暖不可頓减綿衣緣老人氣弱骨疎風冷易傷䏚至春時但令多著夾衣遇暖之時一重重漸减不致暴傷也

夏屬火主於長養夏心氣王心主火能剋金金屬肺肺主辛其飲食之味當夏之時宜减苦增辛以養肺氣心氣盛者調呵氣以踈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潰盛夏之月最難調攝陰氣內伏暑毒外蒸縱意當風任性食冷故人多有滲泄之患況是老人尤宜保輔若簷下故道穿隙破牕皆不可納涼此爲賊風中人最毒宜居虛堂淨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每日凌晨進温平順氣湯一服飲食温軟不令太飽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而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燕飲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 顏氏家訓

世間大有病人親朋故舊交遊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談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蠱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紛紜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欻然致禍各自散走是故大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賾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爾大誤人事 孫思邈千金方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江南人事不獲已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說話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若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世父叔父兄弟各以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

江南凡弔者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涕泣二宮爲之改容

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慼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者不近人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並顏氏家訓

胡文定問楊訓相知訓言楊宋臣愷悌君子旣而宋臣受總司差權湘潭令大熱中之官遇疾而終訓請先生言於總司保任爲沒於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傷然凡事不必如此計較君子愛人以德使宋臣在泱不喜爲此等事賢能教養其孤足矣胡氏傳家錄

葬者人生之大事死者以奄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今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會葬者故適時之宜更爲之制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旣虞而後有所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卽不敢安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有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

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唐太常博士呂才敘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域兆有常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邱壠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

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於已哉世又有用羌人法自焚其柩收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官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邪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爲天子巡狩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火焚乎

道無精粗本末而古有大學小學之別者特學有其漸云爾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而子游以爲末不知

灑掃應對進退卽精義入神之妙而欲二之則過矣東萊先生所編少儀外傳學者終身行之猶懼不及而曰少儀云者謂時過則難學而少成若天性故欲自童丱而習之庶幾趨嚮蚤正氣質易成非曰小學宜習而大學不必知也與我同志者盍深省焉嘉定癸未三月朔雲谷胡巖起題

右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暇日手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祖儉嘗獲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汩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策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

之閒其於未易遽奸而非可卒見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心庶乎其不泯矣丹陽郡文學譚元猷祖儉之同舍生也欲刊其書於學宮因識所聞於卷末紹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東萊呂祖儉書

少儀外傳卷下終